

吸血鬼系列

# 血战

# BLOOD WARS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周志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历史与地理

# 血战

## BLOOD WARS

1911-1949 中国内战史  
（1911-1949）



湖南人民出版社

吸血鬼系列

# 血 战

BLOOD WARS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周志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战/ (英) 布莱恩·拉姆利著; 周志平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吸血鬼系列)

ISBN 7-80673-266-7

I. 血... II. ①布...②周...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294 号

---

Copyright © Brian Luml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此书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丛 书 名: 吸血鬼系列

书 名: 血战

---

著 者: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译 者: 周志平

责任编辑: 尹志秀

责任校对: 李 鸥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点睛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h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石家庄市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字 数: 51.1 万字

印 张: 28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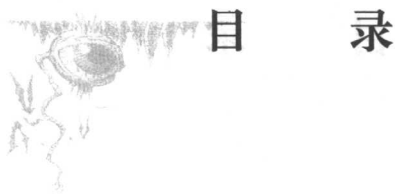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266-7/ I·170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地球

他消失在刹那间！人们看到他的右半边身体：脚、小腿、大腿、上身和右脸消失了，无影无踪。能够问卜亡魂的内森·基奥从这个房间消失了……

..... 1

## 第二章 桑赛德和斯坦赛德

灰色的皮肉，鱼鳞一样的盔甲在空中闪闪发光……气囊像个肉赘抑或像是脊柱两侧的瘤，不停伸缩，扩张，调节身体的平衡……钩子一样的软骨，锯状的附属物，蟹钳一样的爪子……

..... 52

## 第三章 吸血鬼

他的胸腹爆裂开了，一堆白色的虫子在他猩红的内脏里滚动！一个东西长着吸管似的触角好像长在水中的形状奇特的白头翁。它将一片片血肉拨到一边……

..... 96

## 第四章 大举入侵——吸血鬼的纷争——遭遇战——奇袭妙计——内森

被捣毁的房子里传出嘶哑的惨叫声……受惊的家畜们在围栏里吼叫。鸡笼里的鸡狂乱地扑腾……吸血战士咆哮着继续施展淫威……

..... 141

## 第五章 内森：生者中的斗士，死者的托梦人

内森又一次小心地回忆起来——他的骨头像木乃伊一样；肤色黑暗，带有一条条沟纹；骨节突兀狰狞，身上的角质片像昆

# 目 录

|                                                                                                |     |
|------------------------------------------------------------------------------------------------|-----|
| 虫的甲壳一样发出蓝莹莹的光……                                                                                | 211 |
| <b>第六章 进入战争状态</b>                                                                              |     |
| 屋顶上,万魔斯头领头朝下伸展着肢体像一只黑蛞蝓紧贴着房顶。他庞大的身躯像一张恶毒的魔毯盖住了屋顶。当感觉光束照在他身上时,他抬起头,睁开猩红的双眼……                    | 249 |
| <b>第七章 报旧仇——冲突加剧——梦幻和噩兆</b>                                                                    |     |
| 那东西发觉了他(他的体温、热血、人性以及接近的可能),慢慢地向他爬过来。此时的帕克斯顿坚决拒绝它!他头脑清醒地从腰间的刀鞘里抽出一把长刀,把手电筒夹在一个石缝中,让光束对着那可怖的东西…… | 297 |
| <b>第八章 血战</b>                                                                                  |     |
| 吸血战士张开了黑洞一样的大口,好像要一口把他咬住。但是那嘴不停地张大,张大!血肉从它的“脸”、身体两侧、后背和腹部开始崩裂……                                | 362 |
| <b>结局</b>                                                                                      | 442 |

XUEZHAN



## 第一章 地球

### 第一节 出出进进

本·塔斯克从一家印度餐馆走出来。这家餐馆距离伦敦市中心的间谍机构总部有五分钟路程。他全身里里外外都被汗水湿透了，嘴巴和喉咙里仍是咖喱粉热辣辣的味道；五月的天气异乎寻常地热。正午的阳光直射着他，令人眩晕。天空广阔而湛蓝，如爱奥尼亚海一样，星外来客内森正在那儿。他对此简直深恶痛绝！说实话，自从几天前泽珂·芳内和内森·凯克鲁（这个能施展关亡术的召亡人如今愿意人们叫他内森·基奥）去了希腊群岛，塔斯克就一直心绪不佳，对他的绝密间谍组织的成员也都没有好脾气。

他心里想着这两人，为他们担心，但却出于不同原因。担心内森是因为他大概是最有价值，无疑也是这个世界上，甚至是两个世界里，怎样讲呢，最奇特的人吧？担心泽珂则是出于对她的爱。在他这个年龄（塔斯克不觉地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竟然恋爱了！他不是老古董，当然也不是老得不中用了，但是年龄确实使问题复杂了。现在的泽珂在希腊群岛，他感觉问题更麻烦了。古语说“眼不见，心不烦”，对他来说倒正相反。她现在不在眼前，可是他比任何时候都更牵挂她。

就在他思来想去的时候，他的思想本身好像在召唤他了：深深的海水……咸咸的……水草和沉积物模糊了塔斯克的视线——不，是泽珂的视线——他和她都感到胸口疼痛……心脏剧烈地跳动，视线模糊了，胸肺拼命呼吸空气！老天！她要淹死了！她正以这惟一的办法让他知道……泽珂具有传心术，可以把自己的感觉传达给别人。

“本！”这喊声传到他的脑子里，像一颗炸弹炸开了，“不——要——太——难——过。”

“泽珂!”他大声叫起来,同时真切地感觉到海水涌入他们的嘴里。

“再——见——本……”

塔斯克跌跌撞撞地走着,感觉天旋地转,倒在了地上。他感到自己的双膝沉重地跌落在布满灰尘的人行道上,但是却不觉得疼痛。他的头脑里除了泽珂传递给他的声音什么也没有。泽珂她——

马路对面,人们都朝这边望过来。一辆小轿车鸣响了喇叭,受惊的司机瞪大了眼睛看着跪在路边的塔斯克。小轿车疾驰而过,人们纷纷跑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有人问塔斯克是否被车撞了,他摇了摇头,站起来,又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一对年轻夫妇扶住了他,女的问:“你还好吗?”

他漠然地点点头。是的,他还好,可是泽珂——

这是二〇〇六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在炽热的阳光下,塔斯克感觉全身发冷。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被汗水浸湿的衬衫紧贴着后背,然而他却感觉到冷。头脑发冷,冰冷的海水和海水的咸味使他感觉到冷,最使他感觉到冷的莫过于想起泽珂的声音,那是濒临死亡时的呼救。头脑中突然出现的一片空白也使他不寒而栗。“泽珂!”

他挣脱了这对年轻夫妇,用肩膀顶开人群,先沿着人行道走而后跑了起来,大汗淋漓而又浑身发抖地跑回饭店。这家饭店的顶层就是他的间谍机构总部所在地。他找到那扇秘密的门,这里见不到光线,黑得像是在晚上;到处是一片漆黑,直到他使用通行证进入电梯才见到亮光。然而这时他的心里仍是一片黑暗,他明白是因为没有了泽珂。没有泽珂,他将永远生活在黑暗里。

这时电梯突然停下了,门开了,塔斯克跌跌绊绊走入主通道……

——哪里被水淹了?

一英寸深的水汨汨地流入电梯!老天,到底是怎么了?

通道里有他的手下——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塔斯克认出了一张面孔,却没有多去考虑他们脸上的表情带给他的诧异——轻松,还有什么……胜利?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空气里有一股海水和海藻的味道,咸咸的。这种味道和他所感受到的泽珂传达给他的味道是一样的。他又一次自问道:老天,到底怎么了?

先知伊安·古德利那高大、苍白、憔悴而一贯忧郁的身影出现了,可是他的双眼却焕发着喜悦和欢欣。他抓住塔斯克的胳膊,声音沙哑地说:“本,他成功了,内森成功了!”

“成功了?”塔斯克发觉自己难以集中精力。古德利身上是湿的,污迹斑斑;他散发出整个走廊也都充斥着的海水的味道。他的裤子从膝盖以下都湿透了,紧贴在他的细腿上。这时戴维·常——机构里负责查找定位的人也赶到了现场;他从头到脚湿得往下滴水,然而却咧着嘴傻呵呵地笑着。



“什么成功了?”塔斯克问道,目光从一个人的脸上游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内森干什么了?他不是和泽珂在爱奥尼亚海吗?”说到这儿他突然没了耐性,“他妈的,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他们刚才在希腊群岛,本。”古德利突然发现塔斯克此时太震惊了。但是他知道要令间谍机构的现任首脑,一个总能洞察一切、揭穿一切谎言的人感到震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凝视着塔斯克,古德利心中暗想:年龄和时间将他磨练得更加坚毅了。哦,本也有温柔、充满人情味的一面,但是他的内心——思想、灵魂和自我个性却如钻石一般坚不可摧。

塔斯克身高大约五英尺十英寸,超过标准体重一至两磅。他有着一头暗褐色的头发和一双绿色的眼睛,宽宽的肩膀稍有些下斜,两只胳膊好像有点儿悬吊着。他的表情是——有点儿忧郁吧?也许这正是他的天才所致,因为在这样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里,要具备一个不能接受谎言的头脑是非常不易的。今年举行大选,塔斯克对那些政客们满腹牢骚。每当看到有关选举的电视节目,他就会大发不满:“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从来不撒谎,但也从来不讲真话!”

此刻他的眼睛紧盯着古德利,问:“你说什么?他们刚才在哪儿?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古德利意识到现在只能用一种方式向他说明了,于是说:“他们在那儿,是的,本,但是仅仅几分钟之前内森把他们带回来了!”

塔斯克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然后又费力地把嘴合拢,说:“他,把他们带回来了?”

“是的,把他们带到这儿了,”古德利点点头,“通过梅比乌斯连续体。”

此时塔斯克嘴张得更大了,差一点喊出声来,于是他又一次合上嘴,“梅比乌斯连续体?”说到这儿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如果不是关于内森的,那当然是和泽珂有关,就是她还活着!当然,就在古德利还没有明明白白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事实,但是这太不可思议了,他简直不敢相信。就在刚才,他还以为泽珂死了呢——他明明听到并且真切地感觉到她死了——然而现在……

塔斯克的头脑终于清醒了,他脱口而出:“他们现在在哪儿?还好吗?泽珂她好吗?”

戴维·常回答道:“他们已经安顿下来了。我们在指挥室里为他们搭起了两张床。不过,事情的经过真够危险的,他们在海里,当他们脱险的时候,我想半个地中海也跟他们一起脱险了。”

塔斯克一把抓住他,“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吗?老天,我花一小时时间去吃了顿午饭,一切就都乱了套!”

“在我们安顿好内森之前,他说了几句话,”常答道,“但是我们必须先让他们休息,他们耗尽了体力而且受到惊吓,尤其是泽珂,否则他们也许

会有危险。”

“那么内森到底说了些什么？”塔斯克边问边向指挥室走去，其他人尾随其后。

“像是蒂佐诺夫手下的一群恶棍干的！”古德利开始讲起来，“内森率领的特别小分队遭到突然袭击，队员都被无端杀害了。内森和泽珂赶去援救，跳到海里。没想到有更多的人埋伏着，他们早就全副武装在水下等着了。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看，整个突袭是从水下发动的。情急之下，别无出路，只有靠内森了，于是……事情的经过当然远不止这些。”

“噢？”塔斯克看了他一眼，按下开关钮走进了指挥室。里面，一小堆具有特异功能的间谍人员正围着一对六脚桌。

古德利跟随塔斯克走进来，向大家点头示意，“这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表明他们俩人遇到了麻烦。”他耸耸肩继续说：“所以需要大家鼎力相助。”古德利喜欢大事化小，典型英国人的冷静、沉着。但是先知所说的“一些奇怪的现象”让塔斯克明白：有许多事他们还没有告诉他。

“整个过程还不到一个小时？”他问。围在桌子边的人为他们的顶头上司让开路，这时塔斯克看到两个蜷曲着的身体躺在临时床铺上酣睡，他停下脚步。

“远远不够一小时，”戴维插话道，“我来讲事情的经过……”

“我，伊安和杰夫·斯马特，三个人同时接收到信息。内森的耳环活生生跑到了我手里！我不知道斯马特是怎么发觉事情不妙的，他能感受别人的情感，还和内森合作过许多工作，也许他那时就已感觉到两人遇到麻烦了；当然伊安是先知，他预知我要去哈里的房间给计算机接通电源，所以我们仨都到了哈里的房间。我接通电源，电脑显示和往常一样：数字、方程式等等，我不是搞数学的，这些我看不懂。但一切都显示在屏幕上了，除非这次跟以前不完全相同，这次屏幕上的数字都聚到了一起，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另外一种什么东西，固体的。对，凝成了固体。”

塔斯克握住泽珂的手腕，感觉到她的脉搏在有力地跳动，不觉松了口气。“泽珂，你告诉我了，当你觉得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你想与我讲话。”这对他太重要了！这好像是他一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呼吸，他酣畅地吸着气，空气把他的肺充斥得都快要爆炸了。最后他看着戴维，皱起眉头，“固体一样的东西？你说是在屏幕上？”

古德利接下去讲：“你还记得那些金黄色的飞镖吗？本，我说的是哈里死的时候。”

“当然记得。”

“而且我们还看到一个飞镖进入了电脑。实际上，电脑已经显示给我们了，对不对？”

塔斯克点点头，从桌子旁边走开，示意其他人也离开桌子，“让他们好

好休息一下吧,上帝!”然后他转向古德利,“怎么讲?”

“在我看来,那个飞镖或是什么东西一直在那儿等着。那一次,电脑好像使用的是它内部的自备电源,你应该记得,我们并没有插电源。那到底是什么启动了电脑将它显示出来了呢?幽灵或是哈里显灵了?电脑内的电量一定已经用完,这次我们接通了电源,电脑就继续显示,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上的数字都静止下来,像戴维所说,凝成一个固体样的东西——一个金黄色的飞镖!柔得像一缕青烟——虚无缥缈——但却是真实的。然后,它离开了屏幕。”

“什么?”塔斯克的眉头拧成了疙瘩。

“它离开了屏幕,”古德利重复了一遍,“穿过墙壁就消失了。”

“消失了?去哪儿了?”

能够分享别人情感和体会的杰夫·斯马特赶来了,听到塔斯克的问话,他接过话茬儿:“我认为这必须等内森醒来后问他。”

塔斯克看了一眼说话的人:斯马特不足六英尺高,身体结实,红头发,留平头。他看起来像个拳击手,咄咄逼人,但实际上举止温和。他外表上的不足通过另一种能力得到了弥补,塔斯克称之为“共享”,即他有极强的沟通他人情感的能力。正因为他能感知别人的情感和体验,所以他和内森配合得一直很默契。他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虽然没有明说,但塔斯克已从他的话里察觉到事实真相。

“你是说那个飞镖去寻找内森了?”

斯马特点点头,“而且找到了!我敢这样说,它一直就在那儿——在计算机里——等着内森。这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一直没有弄乱哈里的房间的原因,你们也觉察到它的存在,不是吗?毕竟你们都是有超感觉能力的人。当内森来这里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最后常接通电源,飞镖被启动……”

“它就回归原位了,”塔斯克替他把话说完,“回归到内森那里了。”斯马特再次点点头,“我是这样认为的。”

“它完成了我们为他制定的任务,”塔斯克几乎是自言自语,他以敬畏的目光凝视着躺在床上的年轻人,“借助梅比乌斯连续体完成。他这是第一次吧?可他还是找到了回来的路,并且把泽珂也带了回来。”

戴维·常开口道:“他可不是完全靠自己,我是说,这件事我也有份儿,或者是这件东西出了力。”他说着举起内森那只被拧成梅比乌斯环的金耳环,“一个叫麦格劳的吸血鬼头领在内森逃离特哥希姆之前,把它交给了他。我想它是他用来监视内森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定位装置,有双向功能,内森利用它找到了回来的路……”

塔斯克看着站在他周围的人,目光从一个人脸上转到另一个人脸上,最后又看看平静地躺在床上的内森和泽珂,不禁咧着嘴笑起来,摇摇头,

觉得不可思议。他对斯马特、古德利和常赞叹地说：“所以说你们三个都助了一臂之力，对不对？上帝，没有你们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怎么办呢？”他坚定的目光洒向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是他所给予过他们的最高的评价。

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内森再次拜访了基南·戈姆利先生的墓地，将墓地的位置牢牢记在脑中，并且告诉这位间谍组织的前任首脑他正在对梅比乌斯连续体进行试验。现在回到了总部，他要尝试利用梅比乌斯连续体从总部直接跃到戈姆利先生的安息地。一旦出现意外，将由戴维·常使用他的耳环引导他回家。像进行一项精确的科学实验一样，其他间谍将等待在戈姆利的墓碑前，计算内森从总部一跃而达肯星顿公墓所需的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现在是上午九点钟，市中心温度正在上升，内森、塔斯克和一大群情报人员站在指挥室里，虽然室内空调已开到最大，但是每个人额头上都渗出了一层汗。最后塔斯克对内森说：“好了，孩子，就看你的了。”

内森紧张地笑笑，依次看了看屋中的每个人，最后目光注视着泽珂。她冲他点头一笑，安慰道：“你已经做过一次了。”

他也点点头，“是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塔斯克有点担心，说：“如果你想推迟时间……”

“不，”内森打断了他，“就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如果成功了，我回桑赛德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戴维·常走上前来，难为情似的一笑，说：“内森，我……”他伸出手，两个人挽起胳膊，以斯兹格尼人的方式道别。常退了回去，所有的人像接到指示一样都向后退去，剩下内森一人站在屋子中央。

是时候了。

屋内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带着紧张而严肃的表情等待着。内森感觉到在他周围与他保持适当距离围成一圈的人的思想都集中在了他身上。他感到了他们的目光——他们的思想的聚焦。他闭上眼睛不去理会以免妨碍自己的思路，但是他不能关闭思想，反而必须将它打开——

——打开，并且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数字式漩涡。

突然，一刹那间，它是如此迅速地出现了，几乎令他吃了一惊——梅比乌斯方程式开始抽象而清晰地在他脑海里连续演变。它像是一个漩涡，然而却又似是而非。数字、文字和符号与上次相同，但模式却不一样。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呈漩涡状的数字，只是数字不停地演算，方程式不停地变化，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答案正在一个庞大的计算机的显示屏上渐渐显现。

但是与以往相比,这次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内森不再一无所知、不懂得看计算过程。他此刻清楚自己搜寻的目标并且掌握了控制和使用方法。突然目标出现了,他迅速将它定格。一个巨大的方程式在头脑中呈现来,如打印在纸张上一样清晰。它定位在那里,只片刻的时间,继而分解,扭曲变形……最终形成了一扇门。

梅比乌斯之门!

内森真切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他猛地睁开眼睛,看见了,就在屋子里,离他仅一步之遥。他知道只有自己——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看到这扇门。

接下来的一幕令在场的每一个人永远难忘。他们殷切地望着内森,注视着他的相貌、衣着、姿态,甚至他的情感,要把他看个够似的,直到这个人的形象完完全全铭刻在他们超凡的头脑里。

内森笔直地站着,高昂着头,目光稍有些斜视,下颌微张,好像是他注意到了其他人感官感觉不到的东西。内森是一个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简朴的衣着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他本人却有着非凡的能力。他是具有关亡术的人,可以与死者在墓中对话从而知悉过去的一切秘密——甚至将来,然而他还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探寻或使用这些秘密,至少现在还没有。

内森身高超过六英尺,有着田径运动员的身材:肩宽、腰细、四肢健壮。他的目光好像稍有些斜视,或许是由于他眉头紧皱,盯着陌生的东西看时,脸上透露出的全神贯注的神情。这一点除了泽珂,其他人一无所知。他的鼻子很直,与他的宽额头、高颧骨相比略显小些;方下巴,略有些突出;嘴巴大而丰满,嘴角略向左歪,有点儿愤世嫉俗的样子,其实他本人不是这样,而是恰恰相反。

凝望着内森,本·塔斯克看到了哈里·基奥的影子: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人,纯朴而充满激情。他确实极像他的父亲,当本第一眼看到内森的时候,他就给他这样的印象,此后一直没有改变。眼前发生的一切更加证实了他的感觉。

内森环视一眼眼前的门,向前走去。他的脚步好像是机械地、自动地、本能地迈出,仿佛被牵引过去,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过去,事实的确如此。然后,他瞥了一眼塔斯克和其他人——

——他迈出了最后一步,虽不稳当但却坚定的一步……迈出了这个世界。

他消失在刹那间!人们看到他的右半边身体:脚、小腿、大腿、上身和右脸消失了,无影无踪。能够问卜亡魂的内森·基奥从这个房间消失了。在他身后,只剩下泛起的尘埃在从百叶窗中射进来的太阳光线中飘浮。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坐在指挥台上、手拿对讲机的情报人员几乎忘了

他要传达的话，只记住了时间：“现在计时！”

来自肯星顿火葬场的回应：“现在计时！”

指挥台上的人皱起了眉头：“是的，现在计时！上帝！你干吗重复我的话？他刚走，刚刚进入。”

回应声大得嗡嗡作响：“谁重复啦？我是告诉你，他刚刚出来，他现在已经在这儿了！”

时间根本没有流逝，只是瞬间的事情。然而对于内森来说——

他迈入一扇由思想开启的梅比乌斯门，进入了一个超时空世界，然而它却有自己的时空概念。这是一种内森从未有过的体验。虽然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他曾与泽珂一起来过，但两次的感觉是不同的。至少那时周围还有水，爱奥尼亚海的海水被它本身巨大的水压推入梅比乌斯连续体，向四处流散。此时，甚至连水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个混沌黑暗的地方，好像宇宙形成之前原始的黑暗。所不同的是这里不仅没有光明，而且不存在任何事物。内森大概就身处人们想象中的——一个黑洞的中心（间谍组织的成员们至少也略知宇宙基本理论）。但是黑洞有其巨大的引力，而这里不存在引力，不存在时间（也就没有空间），不存在光亮。它不必遵循任何自然或科学法则，因此它置身于我们的宇宙之外，然而却又身处其内。因为它两次都是被一个不平凡的人，会施魔法的内森·基奥通过想象产生的。内森的父亲哈里生前曾是这里的常客，甚至还是这里的居民。

里里外外，梅比乌斯连续体无处存在而又无处不在。这是一个起点，从这里你可以走向任何地方而又永远到达不了任何地方。在这个无始无终的世界里，可以使用“永远”这一词汇。除非凭借人的意念，否则一切都不会随时间发生丝毫改变。这是内森掌握的情况，虽然他不知自己从何而知。俗语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于内森来说，这种能力是他头脑、思想和基因里固有的，与生俱来。

把它称做一个“地方”，也许是对梅比乌斯连续体最好的，实际上也是惟一的描述。但是内森的导师们曾对他谈论过神学，尤其是基督教，内森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可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那样的话，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它搞清楚，因为这一定是一个隐秘的圣洁之地，没有神灵曾对它发出过这样奇妙的话语：“要有光！”如果神灵讲了这样的话，那么此地一定是万物的起源，地球便不再是万物惟一的光荣而伟大的发源地。

这个想法一出现，内森已经一语道破机关，而这是他的父亲花费了整整一生的时间才发现的。但这只是一个想法，内森还没认识到他是错的。

内森认识到了一点：这个地方虽然空旷而且远离人世一切法则的

约束,但它仍有自己的法则和权威的力量。此时内森就感觉到一种力量作用于他,但内森凭借自己意志的力量不受影响,除非是将他推到他想要去的方向。

在内森“身后”(如果人间的方向在这里仍有意义的话)梅比乌斯门关上了。想起此行的目的,内森头脑中出现了目的地——肯星顿安息园的图像。他本来想将基南·戈姆利的墓碑坐标作为目的地的标记,但现在看来没有必要。

因为肯星顿安息园刚刚进入他的脑海,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向着目标飞跃了。好像有一种力量沿着一定的路线牵引着他,是直线、曲线、向上还是向下,不得而知也无法猜测。但是,他确定无疑地感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同于梅比乌斯连续体本身的抗拒力,试图作用于它。与其说是拉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轻柔的力量在指引他。上一次在梅比乌斯环的指引下从爱琴海的泽琴索斯回间谍机构总部时,他就感受过这样的力量。那时它曾是他和泽珂的生命线,此时想起了它,他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他顺应着这种力量,跟随它将会到达它的发源地:肯星顿的基南·戈姆利的安息园。内森好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芒,他振作起精神,凭借意念加速思想的行进奔向目的地。他觉得自己的速度加快了许多,仿佛由慢步突然转为快跑,以这不可思议的高速刹那间他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他的思想以无法计算的高速行进着,然后又用了不到一秒钟时间停止下来,身体却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内森又在头脑中打开了一扇梅比乌斯门,双脚迈出门槛。他看到了光明!耀眼的光芒使他不得不紧闭双眼。他同时也感受到了重力!当他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时,身体不觉摇晃了一下,因为突然承受身体的重量,他的双腿有些发软。然后听到有人喊:“现在计时!”紧接着就有热情的双手伸过来扶他。

虽然对内森来说从间谍组织总部到肯星顿好像经历了一段时间,然而当他到达这里站稳脚跟的时候就听到了坐在总部指挥台上的情报人员从话筒里传来的嗡嗡的声音:“是的,现在计时!上帝,你干吗跟着我说?”这句话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第一次证明了“时间”在梅比乌斯连续体里是不存在的。

“太棒了,内森。”有人惊讶地赞叹并祝贺他。同时,内森的耳边响起了亡魂的声音:

“干得好,孩子!”是基南·戈姆利的声音,“现在你更像你父亲了。”

内森马上回应道:“像他一开始,还是后来的时候?”

对方沉默了片刻,然后点点头说,“确实,哈里犯过错误,可是,不要忘了,是人总会犯错误。”(内森感觉到基南的声音在颤抖。)

好像经历了梅比乌斯连续体之行的体验,内森脾气变得乖戾了,言词也变得刻薄了。带着讥讽的味道(实际上只是由于情绪激动),他尖锐地回

应：“噢，当然，可是哈里的错误使他不像人，他的错误剥夺了他做人的资格。”话一出口，他马上意识到基南不允许他这样放肆。

“聪明的人吃一堑，长一智。”基南缓缓地说，“从自己和别人犯的错误中可以获得经验和教训，你是通过你父亲的经历。你的路还长着呢，孩子，愿你一帆风顺。一路多保重，内森，一路保重……”

剩下的二十四小时里，内森在地图上不停地寻找已故亡友们的墓地，频频使用梅比乌斯连续体一一拜访他们。这个陌生的地球的地形已不仅仅是地图上显示的一条条等高线，一个个三角标号和一片片表示不同地形的水彩颜色，而是具有活力的，总能使他产生惊奇，甚至敬畏感觉的东西。这个地球与他来自的那个星球有着天壤之别，就像大蒜和蜂蜜的味道；不单是一个辣，一个甜（也不一定，因为桑赛德也有甜美可人之处），而是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像是两个极端，平行的永不相交的两个极端。

只有在山区才能发现两地有相似的动植物群落，但这里的山与内森家乡的山也很不同，太阳竟能够照射在山脊的两侧！这个地球是一个完整、连续而统一的整体，像所有的生物一样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而桑赛德和斯坦赛德，像是两个世界。桑赛德是一个充满了光明、温暖、慈爱 and 生命活力的地方，而斯坦赛德寒冷、阴郁，遍布着恶意的仇恨和深深的积怨，肆虐着恐怖的死亡。怎么会截然相反呢？因为一个是内森的乡亲们——斯兹格尼人的家园，而另一处却是吸血鬼的魔窟。

这个地球——与他所来自的那个星球同样作为星体而存在的地球——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尽管如此，在地球上居住的人类中却存在着邪恶。内森曾亲眼看到，在东欧，工业化的发展致使大片沃土变成荒原；还有，受核污染的地区，因环境恶化而成为“无人区”……

这些亡魂中有许多哈里·基奥生前的朋友，他们都愿意和内森聊聊。这一点让他觉得陌生，因为内森的乡亲斯兹格尼人的亡魂不愿和他多打交道，虽然他曾多次倾听到他们在坟墓中的悄悄私语。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很熟悉，因为居住在桑赛德热带沙漠里“原始的”泰尔人从一开始就很热情地想要结识他。那时他流落到火炉一样酷热的沙漠里，最终在那里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并找到了一个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

自己可以与亡魂对话，这一发现坚定了他生存下去的意志。梅比乌斯连续体成为他追寻的目标，虽然那时他对它并不了解，只知道它是蕴藏在数字漩涡里的一个谜。现在好了，他已经驯服了那个漩涡，梅比乌斯连续体也已如他的掌中之物，可以随意使用。

这两种超能并驾齐驱，而具有心灵感应术使内森比他的父亲更具优势，哈里直到他生命的后期才有这种能力。至于其他神秘潜能，哈里都不缺乏。他还曾开发并练习使用过一种“法术”（就是使死去已久的人复活），



依照内森所了解的地球宗教神学的观点，这一定是对神灵的大不敬。因为那些行将腐烂的尸体或许是以良好的愿望作为意志的支撑而走出坟墓，但如果是一个巫师在违背死者意愿的情况下，施展了这样的法术，让他们复活以实现自己邪恶的企图，后果将会怎样呢？

的确，这是一种可怕的巫术。然而，如果没有它——

——离爱丁堡不远有一个叫伯尼里格的小镇，那里一个小男孩的爱犬被车碾死了。如果不是哈里的“本领”，他将再也见不到他心爱的小狗。谁会想到一只混血狗能给一个孩子、一个少年、一个成年人，甚至一个家庭带来多少欢乐？帕德利还活着——这只小狗和他的小主人现在都已长大了，内森要去拜访他们。

当然，帕德利只是一只混血狗，哈里·基奥也曾人在人身上试用过这一法术。复活的人中还有一个叫佩妮的漂亮姑娘。不用说，因为哈里，这些人都曾两次体验过死亡，然而体验过他的法术的人并不都是受迫害者。

在罗马尼亚的泽伦多鲁山脉，内森和一名色雷斯将军博德洛克以及他的妻子索非娅进行了交谈。其实是和他们的骨灰一起，因为他们的肉体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捧骨灰在世界的上空随风飘扬、散落。他们死在这里，所以一直留在这儿。他们和内森谈起他父亲生前的事迹。在已和内森交谈过的死者还有即将与内森谈话的亡魂中色雷斯人博德洛克和他的妻子给予哈里·基奥的评价最高。

亡魂的声音在漆黑的夜里，在月光笼罩下的古城堡遗址的上空，像气体一样纤柔、缥缈。他们讲述着哈里·基奥的故事，讲他如何战胜传说中的最后一个费伦茨人——费思尔的儿子詹诺斯。内森相信这故事是真实的，不仅因为它出自亡魂之口，而且因为费伦茨这个名字在他的星球上是人人诅咒的，就像万魔府第里所有的吸血鬼一样。

当内森听说了詹诺斯的劣迹——他唤起亡魂折磨他们，逼迫他们说出生前的秘密；他别有企图地唤起他们死去许久的女人，内森下定决心，绝对不去寻求使死者复活的巫术，不管怎样说，泰尔人和斯兹格尼人的死者都对它非常憎恶，这也是后者不欢迎内森的原因：他是地狱行者哈里·基奥的儿子。内森必须承受父亲遗留给他的一切，要么忘掉它，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要么就去证明父亲是被冤枉的。

但在这个星球上，亡魂世界里的大多数人都成了内森的朋友。

内森走访了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郊外的一个墓地，那里的死者曾支持并协助哈里对抗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的“治安太保”。他们现在还在那儿，还记着哈里，所以非常欢迎内森的到来。他的父亲在他们心目中可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们向内森发誓说尽管大多数死者都胆小怕事，但他们从未与哈里为敌。

内森还听他们讲述了一件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哈里曾为他们除去一